

灰姑娘的陷阱

〔法〕塞巴斯蒂安·雅普瑞索 著

假使我战栗，那是因为寒冷。
没什么比寒冷更为真实。

宋冬深 译

PIÈGE POUR
CENDRILLON

SÉBASTIEN JAPRISOT

CI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灰姑娘的陷阱

〔法〕塞巴斯蒂安·雅普瑞索 著

宋冬深 译



SÉBASTIEN
JAPRISOT

SÉBASTIEN JAPRISOT

PIÈGE POUR
CENDRILLON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灰姑娘的陷阱 / (法) 雅普瑞索著 ; (瑞士) 宋冬深译.

— 长沙 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4.7

(OPEN经典)

ISBN 978-7-5404-6660-2

I. ①灰… II. ①雅… ②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法国—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114953号

PIÈGE POUR CENDRILLON by Sébastien Japrisot

Copyright © Editions Denoël, 1962, 1986, 2003

Published by special arrangement with Editions Denoël in conjunction with their duly appointed agent 2 Seas Literary Agency.

著作权合同图字: 18-2013-41

灰姑娘的陷阱

作 者: [法] 塞巴斯蒂安·雅普瑞索

译 者: 宋冬深

出 版 人: 刘清华

责任编辑: 吴 健

责任校对: 向朝晖

装帧设计: 韩 捷

内文排版: 钟灿霞 谭 细 圣湘宁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<http://www.hnwy.net>

印 刷: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: 6.75

字 数: 122千字

版 次: 2014年7月第1版

印 次: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6660-2

定 价: 25.80元

(若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)

Open经典

发现的惊喜，阅读的欢愉

我将可能杀人

001	—————	我将可能杀人
007	—————	我杀过人
059	—————	我也许杀过人
089	—————	我将要杀人
121	—————	我杀了人
161	—————	我杀人
181	—————	我曾杀过人
207	—————	译后记

目

录



SEBASTIEN
JAPRISOT

我将可能杀人

从前，有三个小女孩，老大叫米，老二叫多，老三叫拉。她们有个身上散发出香味的教母，她从不因为她们不乖而斥责她们。大家管这个教母叫米多拉。

有一天，三个女孩在院子里玩。教母亲吻了米，却没有亲吻多和拉。

又有一天，她们在一起玩结婚的游戏。教母选了米。她从来不选多和拉。

再有一天，教母要走了，三姐妹很伤心。教母和米抱在一起哭泣，什么都没对多和拉说。

三个小女孩当中，米最漂亮，多最聪明，拉不久之后就死了。

拉的葬礼是米和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。桌子上放着很多很多蜡烛，很多很多帽子。拉的棺材漆成白色。墓地的泥土是那么柔软，挖墓穴的那个男人穿的衣服上有着金色的纽扣。米多拉教母来了。她吻了一下米，并叫她“亲爱的”。对多却说：“你把我的裙子给弄脏了。”

好多年过去了。米多拉教母住得很远，可一提起她，人们还

是要压低嗓门。她写来的信中有不少错别字。终于，有那么一天，她成了穷人，便为有钱的太太们做鞋子；又有那么一天，她变得有钱了，就为那些贫穷的女人们做鞋子；再有一天，她有了许许多多钱，于是买了几所漂亮的房子；还有那么一天，她坐着一辆大轿车来了，因为女孩们的祖父过世了。她让米试戴她那顶漂亮的帽子，而望着多却没认出她来。墓地的泥土是那么柔软，那个把祖父扔进墓穴的男人，衣服上有着金色的纽扣。

后来，多成了多米妮卡，远在他乡的米成了米歇乐。米有时回来度假，会让多表妹试穿她那些漂亮的蝉翼纱裙；她一张嘴便能吸引住所有人的注意力；她收到教母的那些信，开头总是“我亲爱的”。她在母亲的坟头上哭泣，墓地的泥土是那么柔软。教母紧紧地搂着米，米琪，米歇乐的肩膀，在她耳边轻声述说那些多根本听不见的甜蜜的话。

后来，没有了母亲，米就穿起了黑色的孝服。她对多说：“我要，我要，我要别人爱我。”她们两人出门散步的时候，米总要牵着多的手。米对多表妹说：“如果你亲我一下，如果你抱抱我，我就嫁给你，谁我都不说。”

再后来，也许有两年，要不就是三年后，米在机场的水泥跑道上，在一只大鸟前吻别她的父亲。这只大鸟要带她去远方，一个靠近米多拉教母的地方，人们把那里当作蜜月旅行的胜地。多在地图上寻找过那个城市。

再后来，人们只能在那些闪闪发亮的杂志封面上见到米的照片了。某一天，她黑发披肩，穿着舞会的长礼裙，来到一个金碧辉煌的大理石大厅；另一天，她穿着泳装，裸露着长腿，躺卧在一条白色帆船的甲板上；还有一天，她开着一辆小型敞篷汽车，上面挤满了手舞足蹈的年轻人。有时候，她那张俊俏的脸会变得严肃起来，明亮而美丽的双眸上方的眉头微微地蹙着，那是因为雪地上反射的阳光十分晃眼；有时候，她会靠得很近看一样东西，然后露出微笑。甚至有来自意大利的风言风语，说她有一天将成为那个国家最有钱的人之一。

再后来，米多拉教母将不久于人世，如同仙女一般，即将从她在佛罗伦萨、罗马或亚得里亚海滨的宫殿中离去。是多编了这么个故事，她明白这些都是假的，因为她已不再是个小姑娘了。

但是，故事里真实性的一面又让她辗转难眠。那就是米多拉教母不是仙女，而是一个有钱的老太太，写信时常写错别字，只有在那些葬礼上才能见到她。她只不过是自己的教母，就像米是自己的表姐那样。这些故事仅仅是对那些女佣的孩子们讲的，就像多和拉，只是为了表示自己友善，而且也不会伤害到什么人。

二十岁的多，长得像杂志照片里的长头发的小公主，每年圣诞节都会收到来自佛罗伦萨的手工定做的皮鞋。也许正是因为这个，她把自己看作是灰姑娘。

我杀过人

突然，一道耀眼的白光刺痛了我的眼睛。有人俯探着身子望着我。一个声音穿过我的脑海，我听到了叫喊和从远处走廊折返的回声。可我知道，那是我自己的喊声。我把浓浓的黑暗吸进嘴里，黑暗中有许多陌生的面孔和窃窃私语，我又幸福地昏死过去。

过了一小会儿——是一天，一星期，还是一年——那道白光又出现在我眼皮外面。我的双手烫得厉害，我的嘴和眼睛也是同样的感觉。有人推着我躺着的那样东西在空荡荡的走廊里移动，我还在喊叫，一片黑暗。

有时候，疼痛集中在某一点上，就在我的脑后。有时候，我感觉到别人在搬动我，把我推到别处去。于是，疼痛便会注入我的血管，如同喷射的火焰，把我的血都要烧干了。黑暗中，常常有火和水，但是，我不再痛苦。片片的烈焰让我感到害怕。睡梦中汨汨的水流柔和而冰凉。我想把那些面孔抹去，让那些窃窃私语停止。当我把黑暗吸进嘴里的时候，我要让黑暗变得更黑，我想要坠入冰凉寒水的深处，再也不回头。

忽然，我又回来了，浑身的剧痛把我扯了回来，那道白光迫

使我紧紧地闭着双眼。我挣扎着，叫喊着，我听到自己的喊声传得很远。那个越过我脑海的声音粗暴地说着一些我听不明白的话。

黑暗。面孔。窃窃私语。我感觉不错。我的小姑娘，如果你再这么着，我就用爸爸被烟熏黄了的手指来戳你的脸。把爸爸的香烟点燃，我的宝贝，火，把火柴吹灭，火。

白光。手痛，嘴痛，眼睛痛。您别动。您别动，我的小姑娘。这样，慢一点。我不会弄疼您的。接氧气。慢一点。就这样，乖，听话。

黑暗。女人的面孔。二乘二等于四，三乘二等于六，戒尺打在手指上。站出来排成行。唱歌时嘴要张大。所有站出来的脸排成两行。护士在哪里。我不想听见班上有人交头接耳。天气好我们就去水里玩耍。她说话了么？一开始，她只是胡言乱语。移植手术以后，她抱怨说手痛，可没说脸疼。大海。假如你游得太远，你就会被淹死。她抱怨她母亲，还抱怨女老师用尺子打她的手指。那些面孔在我头上晃动。水，我的头发浸在水中，跳下水去，浮出水面，亮光。

9月的某天早上，我又回到了现实中来。我躺在干净的床单上，脸和手既不冷也不热。靠近我的床有一扇窗户，我的对面是一个巨大的太阳的光斑。

一个男人走过来，用很温柔的声音跟我说话，而说话的那会儿工夫我觉得太短了。他要求我听话，不要移动头部和双手。他说话的时候一字一顿，很镇定，也让人放心。他长着一张瘦骨嶙峋的长脸，大大的黑眼睛。只有他那件白大褂让我受不了。他看见我垂下眼帘便明白了我的心思。

他第二次来的时候穿了一件灰色羊毛外套，又跟我说话。他让我用眨眼睛的方式来回答“是的”。疼不疼？是的。是不是头疼？是的。双手也疼？是的。他问我是否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他看到我睁大了一双无助的眼睛。

他走了，护士过来给我打了一针好让我睡觉。女护士是个高个子，一双白净的大手。我明白了我跟她不一样，我的脸是被包住的。我努力地想感受一下皮肤上包扎的纱布和涂抹的药膏。我从头至尾想象着那条包在我脖子上的绷带，从后脑勺一直延伸到头顶，又绕到我的前额，给眼睛留出空地方，再顺着脸部下方绕过去，就这么绕啊绕的。我睡着了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了。我被人搬来搬去；被人喂食；被人在走廊上推着睡床走；眨一下眼睛表示“是的”，眨两下表示“不是”；我不愿意喊叫，但是换纱布的时候还是喊叫起来；我尝试着用眨眼睛的方式来提问题，因为我既不能说话，又不能动弹；我就像一只牲口，被人用洗涤剂清洗身体，用注射器清洗脑子；我成了一个没手没脸的东西，一个不知是谁的人。